

学前教育改革启示录

华爱华·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学前教育改革启示录

华爱华·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前教育改革启示录/华爱华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

ISBN 978-7-80745-576-9

I. 学... II. 华... III. 学前教育—课程—教学改革
IV. G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8608 号

学前教育改革启示录

著 者: 华爱华

责任编辑: 赵玉琴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6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576-9/G·121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M 目录

第一章 早期教育的文化理念	1
第一节 透视幼童的精神文化世界	1
第二节 社会文化演变中的游戏与儿童人格发展	6
第三节 社会多元文化与早期教育	12
第四节 我国学前教育改革的文化观照	16
第二章 幼儿园课程改革中的若干问题	30
第一节 幼儿园课程改革中的矛盾统一性	30
第二节 课程改革进程中的阐释性话语	37
第三节 幼儿园环境创设与幼儿的发展	42
第四节 幼儿园混龄教育与课程改革	53
第五节 幼儿心理健康与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	61
第三章 幼儿园中的教与学	68
第一节 “学”的规律和“教”的原则	68
第二节 “教学的有效性”与“有意义的教学”	86
第三节 教学过程中的教师预设与幼儿生成	93
第四章 课程改革中的幼儿园游戏解析	97
第一节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论假设	97
第二节 “以幼儿园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实践反思	103
第三节 上海二期课改中的幼儿园游戏辩说	108
第五章 教师对幼儿游戏的介入与指导	117
第一节 幼儿园游戏指导的问题与思考	117
第二节 幼儿的游戏意愿与教师的介入意图	127

第三节	活动区游戏材料的投放方式	131
第六章	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的理论问题	138
第一节	婴幼儿早期教养实践中几对关系的理性思考	138
第二节	婴幼儿早期发展中“教”与“养”关系	146
第三节	婴幼儿发展的连续性和早期教养的阶段性的	153
第四节	婴幼儿早期经验与未来发展的关系	158
第七章	托幼一体与早期教养指导	166
第一节	托幼教育一体化的现实基础	166
第二节	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与关心的理念	176
第三节	早教指导课程中的若干问题	183
第四节	0—3岁婴幼儿教养的科学性问题	190
第五节	谈幼儿园托班的集体教学活动	195
第八章	教师发展的思考	201
第一节	《纲要》实施中的幼儿园教研	201
第二节	园本教研与教师发展	206
第三节	对两类教师心态的隐喻：流浪者，还是观光者	212
附一	219
	答家长疑问：与《上上册》编辑的对话	219
	关于早教指导：与少儿社编辑的对话	222
	幼教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与《上海托幼》编辑的对话	225
	关于师幼互动的若干实践问题：与福州市儿童学园教师的对话	229
	给“全托”孩子更多的爱：与《健康娃娃》编辑的对话	233
附二	236
	对幼儿教育本体意义的理解	
	——为《绿色教育，自然天放》作序	236
	构建家园之间的教育共同体	
	——南西幼儿园的“乐家园”	239
	“根”的教育智慧和艺术	
	——为《幼儿园绿色教育活动选编》作序	242
后记	245

第一章 早期教育的文化理念

第一节 透视幼童的精神文化世界

一、幼童具有天生的哲学思维

当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的人体、人性、人情立即就受到成人的养护和塑造,然后被打上种种的印记。其间,幼童感知了什么?思索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引发了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学家的热忱探究。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修斯的命题是:幼童与生俱来就有运用哲学的能力,“他们早就喜欢提出哲理性的问题,还要做哲理性的评论,比十三、四岁的孩子做的更多”^①。

是真的具有这样的功能吗?对此,马修斯在他的著作《哲学与幼童》中提供了大量的例证:蒂姆(大约六岁)正忙着舔锅子时问道,“爸爸,我们怎么知道这不是在做梦呢?”显然,这不仅是针对梦状和清醒状的划分所提的问题,更是“大多数人对平时确信自己理解的事物是否是真理解,产生了怀疑”^②。大卫(五岁)断定掉在地上的苹果是活的,因为它可以萌发出一株果树,带进室内便不是活的了。但它们与挂在树上的苹果又有什么不同呢?显然,这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上观察生命状态,并判断生与死的界定。丹尼斯(四岁半)说,一样东西“可能同时在前面,又是在后面,比如我们绕着这张桌子转,一会儿你在前面,我在后面,一会儿我在前面,你在后面。”显然,这是形而上学的思路,是相对主义的精彩发现。厄休拉(三岁四个月)说:“我肚子疼”,母亲说:“你躺下睡着了,痛就会消失的。”厄休拉问,“痛会上哪儿去呢?”(会不会跑到壁橱里,跑

^① 马修斯著,陈国蓉译:《哲学与幼童》,三联书店1989年,第87页

^② 同上,第2页

到床下,会不会再跑回来)。显然这是企图在捕捉事物变化和消失的缘由。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进行哲学思考的一份请帖”^①。

马修斯揭示了一个世界,或者说,他领引着师长、父母们走上了一座台阶,以便从一个新的窗口去观察并认识孩童。其实,此处的描述,只是提供了一种“样式”,任何一位有兴趣的父母,都可发现身边的孩子具有这样的天赋。上穹(五岁)正趴在地板上自言自语,内容是和一位小朋友商量登台朗诵。问:“你在和谁说话,”答:“空(屁)。”问:“空是什么?”答:“空就是没有。”问:“你刚才不是在说要请小朋友表演吗?”答:“小朋友在我心里。”显然,这里不是在简单地辨别真与假,而是在讨论“无”与“有”。实“无”而心“有”,究竟是“无”还是“有”,或者“无”包容了“有”,“有”替代了“无”,这个从巴门尼德到海德格尔,一直受到世界哲学界关注的难题,不是也能接受幼童的一瞥吗。

不要说这全是成人对儿童智慧的解释,也不要说这全是哲学家自身的臆断,当然,更不要对这些冠之于“伟大”、“深刻”、“奇迹”之类的形容和评价——这纯粹是幼童思维能力的特征和功能,纯粹是幼童天赋的表现。我们并不从根本处附和复演论(人的个体发展重演着人类的文化历史),只是承认它的机智,所以与其说幼童(从出生以后到八岁)的智力与人类石器、洞穴、渔猎时期的智力相一致,属原始思维,不如明白地说,这就是幼童最初的稚拙而又神秘的思维状态(也许因为思维同构的关系,它确实与“原始性思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它难以被理解,也难以用概念的语言来表现。我们上述引用的例子不也具有相同性吗?其实,幼童的思维和原始的思维之所以显示出怪异、神秘、朦胧等特征,正是由于一方面作为人的脑结构已具备了思维的功能(所谓幼童思维的一般趋势,是从动作概括向表象概括再向概念概括演进,这不是功能性的进步而是认知上的发展);另一方面,它的思维运作完全不受常识的支配和干扰。对原始人来说,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知识体系,对幼童来说,尽管客观的知识体系已很完备,因为还没有进行系统的传授,仍然是一片清洁,这样也就不会滑入既成思维的轨道,跌入既成经验的陷阱,从而使天赋的智能处于无拘无束的自由飞翔中,产生独特的指向,获取独特的发现。

^① 马修斯著,陈国蓉译:《哲学与幼童》,三联书店1989年,第87页

二、幼童对世界的问询与探究正是哲学的本源

那为什么说,幼童的天赋智能可以进入哲学的境域,显示哲学的意味呢?首先,不必把哲学理解得那么高远,似乎只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般的大智者,才能领略它的光彩。其次,不必把哲学理解得那么艰深,似乎只有康德、黑格尔的庞大体系,才能戴上这顶桂冠(起码这不能被判定为唯一的思路)。马修斯说:“哲学就我们所知,它在西方文化中,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①。这即是说,只有通过追溯哲学本源的涵义,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本书的命题。哲学,希腊文原意是爱智慧,其要旨是对世界进行问询和探究。那么,作为幼童,他凭借什么去问询和探究呢?没有也根本不必有知识和经验;他依凭的是对事物所表现出的那份疑惑和惊奇。疑惑,蕴含着巨大的不解、猜度,以及对思维的发动,它孕育了哲学,是哲学的原动力;惊奇则蕴含着巨大的求索和发现,以及对思维的刺激,它显示了哲学,是哲学的天成。因之,世界有了解释,有了意义,幼童与哲学也就发生了紧密的关联。由此可见,这是幼童思维智能的天赋效应,一种稚拙而纯粹态度的结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幼童是天然的哲学家。

其实,幼童的思维并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的产物,并不呈现被动的反映态。面对着万事万物的生成、发展和变化,幼童思维总是表现出积极的探询欲望(它不仅仅是生命的活力,更是作为人的生存精神的显示)。当它一旦被点燃,即与对象之间发生了探究关系,这时它就会迸发出强烈的主动性。同时,幼童思维本身也非常的敏感,非常的开阔,非常的跳跃,甚至非常的富有神奇性。所以,如果说幼童对世界的探究欲望是本能的,那么,由此产生的思维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幼童是聪明的,他们能够发现许许多多观察事物的新角度;幼童是机智的,他们能够使许许多多事物巧妙地发生比附和关联;幼童更是想象的天才,他们能够使许许多多的事物自然地从现在走向未来,从“未知”走向“已知”。类似“穿墙而过”的特异功能,类似“发现者号”巡航宇宙的奇迹,类似“飞碟”的传说等等,在幼童的认知世界里早就成为“真实”,且存有自圆其说的理由。可见,从发生的角度讲,幼童的智慧是天赋的;从运作和结果的角度讲,幼童的智慧已表现为一种能力了,这份能力是幼童的宝贵财富,是

^① 马修斯著,陈国蓉译:《哲学与幼童》,三联书店 1989 年,第 87 页

幼童从人类文化学意义上显现自身存在和自身功能的唯一途径,它所导致的创造性思路,理应从幼童起就造福于人的一生,以至通过检索那些大哲学家们的思想历程,大多可发现他们辉煌的思想体系,正是与幼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探询存有极其紧密的关联。

如果我们对人的认定可谓“自然人”(生理学角度)、“社会人”(社会学角度)和“精神人”(哲学角度),那么,幼童在“自然人”方面,因生长的需要是实在的;在“社会人”方面,因初涉人生,而无实质性的人际关联;在“精神人”方面,因思维智慧时时洋溢着哲学的气息,虽不能说充实,起码也是发轫——幼童经常探询人与世界的种种奥秘,从而造就出思索和领悟的品格。正是有了这份品格的存在,人才能够在走向未来旅程中不断获得追求灵魂升华的冲动和寻找生命底蕴的工夫,以至自觉地构创见识,自主地标树信念,最终迈进神圣的精神殿堂,陶铸成为一个丰富而高尚的“精神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幼童的思维智慧不仅仅关涉到具体的认知方法,更在它的根深部,关涉到人的未来的哲学气质——面对芸芸众生和大千世界,始终保持疑惑和惊奇,始终保持探询和发现。

三、探究性智慧不同于适应性智慧

马修斯认为,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的观点是与幼童思维具有哲学意味的观点相悖逆的,这是因为皮亚杰力图把智慧当作生物适应性的特殊表现,一种有效的思维运算系统,从而要立足某种尺码来度量类似“哲学上的进步”(当然是不可能的)。且幼童“偏离正道的反应大多数都带哲理性的兴趣”^①。所以皮亚杰认为,“所有的儿童反应都是同类型的”,在方法论上轻视和排斥了求异性反应,这实在是“挫折了哲学”^②。那么,其间分歧的要害是什么呢?皮亚杰力图论证生物学与认识论的同步沟通与适应,马修斯力图论证幼童哲理思维的先天性和智慧性;皮亚杰关心的是幼童的认识如何一步步地呈阶段顺序的发展,马修斯关心的是幼童的认知如何进射出探究的火花;皮亚杰判断幼童的前运算思维(二—七岁)缺乏分类和守恒能力,是无系统的、不合逻辑的。马修斯判断幼童的思维充满丰富的想象和思考,具有哲学的价值和意义。总之归

① 马修斯著,陈国蓉译:《哲学与幼童》,三联书店1989年,第46页

② 同上,第49页

结为一点,在皮亚杰那里,幼童的思维仅仅是认知发展链中并不发达的一环,随着年岁的增长,它必然地要被更高级的“具体运算阶段”(具有有条不紊的思维能力)和“形式运算阶段”(具有在真正抽象和假设的水平上有条理的思维能力)所超越,在马修斯那里,幼童的思维不仅仅是极其生动和美妙的哲学求索,更具有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他的创造性指向甚至在根本上关系到人的未来。由此,如果说皮亚杰的思路是科学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那么马修斯思路则是人文主义和阐释主义的。

四、用教育的智慧呵护幼童的智慧

具体落实到教育的理解和把握上,即如何保护幼童的思维智慧,并使这份思维的探究和发现的底蕴始终充盈和丰沛,存在的问题十分棘手。首先,幼童必须学习常识(知识与经验),从而使之对现实世界有更为准确和全面的了解。但恰恰是常识作为前人成熟化的认知结果,对它的汲取正可能遮蔽和消解幼童的思维智慧。这是因为原来很神奇的现象,现在求得了合理的解释,例如厄休拉问,“痛会上哪儿去呢?”要么消炎止痛了,要么活血化瘀了;原来很奥秘的关联,现在得到了正确的破译,例如丹尼士“同时在前面又是在后面”的命题,就是在圆周上确定参照坐标。由此,许许多多的认识和判断就容易陷入常识的规范,得到常规性的解释。于是整个思维的稳定性强了,惊奇性弱了;描绘性强了,想象性弱了;理解性强了,疑惑性弱了;解答性强了,发现性弱了;逻辑性强了,创造性弱了。一言以蔽之,整个思维变得机械和平庸了。

这是一个可悲却不是一个必然性的结局,因为它并不意味着应排斥对幼童进行常识的传授,它仅仅是问题的一个可能性的方面,一个实际是由思想和方法的失误所导致的教育的不幸——那就是成人们急迫地使幼童知识化,而不是使幼童智慧化,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用知识窒息了智慧。在此,家长们的用心良苦可以谅解,学前教育界所提供的某些依据和指导,例如智力发展速率理论认为,人的百分之八十的智力是在八岁以前完成的;儿童脑生理研究报告五岁儿童的脑重量已达到成人标准的百分之九十五等(虽有争论),因为过分强调了早期接受的可能性和时效性,迎合了社会培养早慧儿童的功利心理,在实践中便被理解、运作为尽早、大量地向幼童灌输知识(认字、背唐诗、背乘法口诀等),而不是去点燃幼童的思维智慧。其实,如马修斯所揭示的幼童思维的“哲学性”才真正具有早慧的性质和价值,才真正能够主宰幼童的思维

始终朝向创造和贡献的目标。所以,当大量的常识涌进幼童的脑际时,它只应该为思维的发展提供许许多多攀援的扶手和通达的路径,只能充当丰厚的基础,既滋润和营养,又支持和托举思维的智慧,而不是淹没之、熄灭之。也许,这才是对幼童学习知识和发展思维关系的正确阐释和把握。

最后值得提及,《哲学与幼童》一书是由钱钟书先生推荐给三联书店的,我们不能去猜度其中的缘由和初衷,只是感到这份深邃的眼力,确实穿透了一个新的门洞,以领引广大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去探寻一个新的世界。

第二节 社会文化演变中的游戏与儿童人格发展

一、社会文化关系中的儿童人格塑造

游戏作为儿童表现表达的重要方式而反映了儿童的精神文化世界。游戏既是儿童个体发展需要的表达,其内容和形式又将受制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儿童精神文化世界的丰富性是通过游戏的内发外砾作用实现的,这正是儿童健全人格特征的塑造过程。因此,关注儿童发展,必须关注游戏与社会文化关系中的儿童人格发展。

关于人格的表述或界定十分宽泛,迄今已有一百多种说法,从法学的角度讲,它关涉人的权利和义务;从伦理学的角度讲,它关涉人的道德品质;从哲学的角度讲,它关涉人的生命的尊严;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它关涉人的个性特征;从教育学的角度讲,它关涉人的身心发展。而归根结底,他是关涉如何做人的。

根据人格的丰富内涵,理想的人格应该是完整而独立的,即它是一个人的认知、情感、意志、道德、身体等方面的整合,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然而,这个完整的人却不是一个抽象的“标准人”,而是一个具有个人特点的完整个体。可见,人格是人在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的不断个性化,个人在与他周围世界(包括自然环境、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的自我发展、自我认识、自我完善。因为,只有当个人正确认识自己与别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打上自己人格的烙印。因此,人格是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中,是在自我意识的成熟中逐渐形成的。

初生婴儿没有自我,自我与外在浑然一体,3岁幼儿以自我为中心,把外在

同化为自我。没有成熟的自我意识的控制和支配,其意愿、其行为只能凭借天性的发动,具体便表现为自发游戏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婴儿没有人格,幼儿也谈不上人格,但却是一颗人格的种子,他有需要、有欲求,人格在各种满足他们需要的活动中萌发、生长。幼儿在自发的游戏中,在与游戏同伴的交往中,不断地体验着成功和失败,体验着规则和自由,体验着手段和结果,从而实现了自我教育的功能。幼儿不断地在他人身上印证自己,不断地在与同伴的相互作用中求证自我的存在,它既是幼儿身心发展的天然需要,也承载着幼儿的身心发展,丰富并完善着幼儿的人格内涵。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而“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却在促使人格的分裂,按理,教育应当补救社会的这种缺陷,缓和社会弊端给予人格的有害影响。然而,现存的教育体系不仅不能起这种作用,反而加深人格的分裂。”因为,长期以来的人格教育,无疑是以一个理想的、标准的、统一的人格模型来塑造人的,将丰富的人格内涵,多样的个体气质纳入一个共同的规范。尤其对幼儿来说,人格还只是一颗种子,它只有通过游戏这一自然生长的土壤才能得以发芽,只有通过整个人生的漫长的阶段才能得以发展。过早的人为塑造,只能是使人格奠基阶段的幼儿失去纯真,培养出畸形而早熟的“小大人”。

现代文明(高科技化、工业化、城市化)正是在促进社会进步,极大地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在极大地削弱人的主体精神,并影响人的发展的。现代医学使人体健康水平上升的同时,现代技术却在使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心理障碍、行为问题、学习困难、注意力涣散、多动、感觉统合失调等名词频频刺激耳膜,这已大大地危及儿童、青少年人格的健康发展,它不仅预示着成年后人格分裂、人格偏异、人格扭曲的可能,它更引起我们反思的是,婴幼儿时期孕育着的那颗人格的种子究竟受到了怎样的侵害?这种由现代生活方式改变所引起的儿童赖以成长的游戏环境的变化,与早期教育将发生怎样的关联,游戏与幼儿人格发展的命题才那么醒目地凸显而出。

二、现代化进程中游戏演变对儿童人格发展的影响

考察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幼儿游戏状态与幼童人格发展,有几点应引起关注:

第一,高度的城市化萎缩了幼儿游戏的自然空间

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使幼儿的游戏空间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

首先,城市幼童越来越远离自然。我们看到,河流不断地被填埋,田野不断地被吞没,楼房越造越高,马路越铺越长,城市迅速膨胀,许多充满野趣,可为孩子们提供亲近自然、探究自然的环境消失了,现代生活阻止了幼儿和自然的沟通,致使他们不仅对大自然的许多物种和物状的知识没有真实的见识,更难以享受大自然赋予的恩惠。于是,城市幼儿身心的发育,完全受制于人为的塑造,而缺乏自然的抚育和天成的灵气。其实,正在成长中的幼儿是不能脱离自然的,因为人的天性与自然的信息之间有着种种不可阻隔的交流,越是年幼的儿童,其行为越是天性使然,自然则是初始生命之力和指挥的源泉。只要留心观察一下投身于自然怀抱的幼童,我们无不他们的整个身心都融于其中而感动——他们在土坡上采摘野花,在海滩上捕捉小螃蟹,在树丛中研究小虫,在小河边观察水纹,在草地上欢呼雀跃,神秘和好奇,发现和惊叹,情感的欢愉,智慧的萌发。今天,这一切全然不见了。其次,城市幼童的空间越来越封闭,他们居住在拥挤而繁闹的城市里,到处是招牌和广告,到处是车流和人流,脚下的水泥地坚硬无情,头顶上的蓝天狭小如盆,鸟雀被当作宠物栖息在笼子里,花草被当作景观培植到园圃中。居住条件的改善,尽管有规划整齐的、绿化良好的小区,却没有了可供孩子自由活动的公共场地;尽管有设计周全,独门独户的居室,却没有提供孩子们相互沟通和交流的便利。孩子们的生存环境在现代城市建筑中不断地凝固化、封闭化,既丧失了共同游戏的天地,又背离了大自然的生机。原先在院落里、弄堂口经常看到的孩子们之间的追逐、嬉闹,以及“跳房子”、“摸瞎子”、“官兵捉强盗”等规则游戏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一切已严重干扰和挤压了幼童的眼界和心胸,使之变得短视和狭隘。

我们认为,健全的人格是在群体性的交往中形成的,特别是在自发性的游戏活动中,孩子们通过对游戏规则的理解和执行,通过游戏过程中的冲突与合作,促使孩子体验规则的公正和互惠,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理解问题,学会用别人能够接受的方法处理问题,自我意识由此萌发,日益清晰。然而,现代社会的生存形态,大大减少了孩子们自发游戏的机会,大量认知学习,才艺课程挤压了孩子们自由游戏的时间,居住环境的改变,萎缩了孩子自发游戏的空间。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更多是在教师安排指导下进行游戏。在家里,孩子们只能面对大人,或者面对电视、书刊中的小伙伴。这是一个成人的世界。因为,幼儿园的游戏多半是带着教学的任务,带着教师的意愿和指令;电视书刊中的伙伴也多半是按成人的意愿和想象塑造的形象,这与孩子自己的世界是全然不同的。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缺乏同辈趣味和同辈情感的注满,孩子们

的人格在奠基阶段就遭遇到脆弱而空落的对待,其人格怎能强健呢?尤其是,孩子们过多地面对成人,容易受成人意识、成人环境、成人习性的影响,表面上看,这种影响使儿童过早地成人化,实质上那是在泯灭幼儿的灵性。因为,幼儿眼中的世界,充满着美妙和神奇,他们有着强烈的发现和探究的欲望,尽管成人可以告知,可以灌输,但孩子的自我发现,特别是孩子们在群体游戏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的智慧,却是成人不可替代的。

第二,高度的科技化简化了幼儿游戏的创造过程

玩具作为游戏的有机构成,一方面具有工具的作用,一方面也对游戏的内容和性质产生影响。由此,从玩具的变化,进而看它对幼儿人格发展的影响,应是一条顺理成章的思路。

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伴随着巨大的商业开发的诱惑和刺激),幼儿玩具的样式、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大量运用声、光、电、集成电路等技术的玩具出现了,它确实是开发并展示了一个崭新的玩具世界。与此同时,一些因地制宜、土法制作的简易玩具也许因为时空条件的变化,有的被遗忘了;有的被丢失了。令人惊叹不已的是,早先的玩具也被新式的声光电技术改造了,比如过去的木制陀螺,原先须经儿童选材、削木、钉钉、抽打的过程,现在则浓缩在一个开关上,一按开关,带着闪光呼呼地转,制作越来越标准化,色彩越来越鲜艳化,却全然失去了游戏的乐趣和意义。

我们认为,完善的人格是在参与的过程中养成的,特别是在儿童使用玩具的游戏中,儿童对玩具的选择和操作,是处于主动位置还是被动状态,不仅是衡量幼儿游戏水平的标准,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关涉到人格的养成。我们知道,玩具是为儿童的游戏而存在的,为了游戏的需要,儿童会主动寻找玩具、制作玩具,将一切不是玩具的东西变成玩具。他们用纸片折手枪,用柳条做帽子,用铁丝做弹弓,用泥巴捏小人。这里凝聚了孩子们的智慧、力量、技巧和动手能力。而现代玩具则是将一个完完整整的结果给了儿童,以成人的技术代替孩子创造的过程,孩子们为游戏而选择玩具、制作玩具、使用玩具那动人心弦的过程被技术压缩了。这种直接来自结果的享受(既方便又豪华),只可能对儿童产生表面的短暂的吸引,而不可能对儿童人格的形成有所促动和引导。从表面上看,这种过程的省略因为并不影响儿童的游戏似乎无关紧要,而实质上真正是把儿童为游戏而投入的那份参与的情趣、那份创造的智慧消解了。以致儿童游戏只知享受,不知尝试和探求。由于儿童发现和创造的智慧没有凝聚其中,其主体的意志和兴趣也就难以得到开发。

因而,儿童越是纯粹拥有大量科技化、成品化的玩具,其灵性就越容易遭到泯灭。过去,孩子们为了游戏,随处寻觅,随时收集。采撷到许许多多来自大自然的“恩物”,并凭藉充分的想象把这些“恩物”当做大自然赐予的玩具。一些自然材料、废旧物品通过孩子们的想象,在孩子们的手中变化无穷:一张树叶时而是漂在水中的小船,时而是娃娃家的小菜,时而又用叶梗玩起茎力赛;游戏中的一根棍子,今天当成杠杆用来撬开东西,明天作为工具拿来够高处的东西,后天用来测量距离……为了游戏的需要,孩子们根据自己对这些材料的感知分析,对它多方面的特征加以取舍,用它来替代不同的物品。这种以物代物的过程,这种以不同的方法作用于同一种材料,以同一方法作用于不同的材料的过程,丰富了孩子的想象,发展了孩子的思维,并从中享受到了自由的乐趣。而现代儿童的游戏世界里,充斥着大量技术化的成品玩具,这种玩具功能固定,玩法单一,容易玩腻。儿童游戏主要追随玩具所暗示的内容,成为一种他律性行为,游戏的自主性大大降低,难怪不少家长叹息,家里已经成了玩具的海洋,还一个劲地要买,但刚买就弃,一玩就腻。这些孩子往往是被玩具带来的一时感官刺激所吸引,他们是为玩具而游戏,而不是为游戏而需要玩具,与其说是在游戏,不如说是被玩具吸引更符合事实,以至于离开现成玩具就不会游戏的儿童越来越多了。

当然,现代儿童游戏所使用的新兴玩具,无疑是为儿童提供了许多新的技术信息,增强了儿童的科技意识,这是与时代发展和儿童发展相适应的。但是传统的、民间的、简易的、通过孩子们想象亲手制作的玩具,其价值、其功能又怎能忽视呢?

第三,高度的智能化减弱了幼儿游戏的运动活力

如前所述,儿童游戏借助现代科技的神奇力量,内容方面越来越智能化,形式方面越来越桌面化,如电视机、游戏机以及五花八门的智力拼图、品种繁多的结构拼搭,一方小小的天地,联结着古今中外和四面八方,这确实有丰富儿童视界,开拓儿童思维的作用,却也明显地与儿童游戏的运动性功能产生了抵触,长此以往,会形成发展的偏差和失衡。

我们知道,处于生长中的儿童是最好动的,这是因为神经的发展,有赖于个体在幼儿期对环境的主动探索,由神经系统控制的骨骼、肌肉、关节等的生长,需要大量的运动性刺激才得以展开,在儿童的自发性游戏里,充满了翻、滚、攀、爬、跳、钻、投等动作技能,这些活动为儿童提供了平衡觉、运动觉、触觉等感觉运动的机会,经常进行这类户外运动性游戏,不仅能促使儿童发展动作

技能,提高运动能力。甚至还满足了他们接受挑战的欲望,他们的力量、勇气、意志处于在自发的竞赛和较量中获得锻炼。同时这类运动性的游戏还有利于构筑愉悦的气氛,增加活动的力度,养成儿童合作的精神和开放的心态。

可见,作为完善的儿童游戏是应该具备运动功能的。然而,现代都市居民的生活空间日益局促,孩子们的户外活动空间受到限制,同时现代社会对智能的要求日益提高,孩子们的游戏内容受到规范,再加上现代父母的过度保护,使孩子们爱好活动的天性无法得到满足。从婴儿起就是抱着长,以至许多孩子未经历爬的过程就直接开步走路了。已经会走路会奔跑的孩子又被过多地限制在桌面上、荧屏前,以大脑活动和小肌肉操作取代一切发展。尤其在多元媒体(电视、电脑、电动玩具)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孩子将自己封闭起来,长时间地接受独自一人的被动游戏,追求视觉、听觉的刺激,而舍弃触觉、运动觉的感受,与科技产品为伴,而疏离亲人和朋友的情感。他们在奇妙虚幻的世界里拥有主动,而在现实复杂的世界里却无所适从。特别是那些只有在自发的运动性游戏中才能培养起来的勇敢冒险精神,在现代孩子身上已难觅踪影。影响所及,儿童体能不佳,抗挫能力下降,粗大动作日益笨拙,甚至造成不少儿童感觉统合失调,以致引发了学习障碍和心理疾病。这一切足以成为儿童人格发展障碍,难道不发人深思吗?

三、传统游戏的现代价值在于儿童早期的人格奠基

在此,我们无意否定现代儿童游戏方式的积极方面,事实上,在现代科技社会的熏陶下,儿童游戏所反映出的高信息量,高智能化,无疑已促使儿童知识丰富,思维敏捷,见识广博,那种从游戏中获得的跨越时空的大胆想象,驰骋天外的宇宙观念和无限神奇的科技意识,都是前代儿童所不可比拟的。我们承认,今天儿童游戏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对传统游戏的超越,这是一种进步,并且是与社会文明发展同步的。儿童对游戏的需要,以及游戏对儿童发展的价值的本质意义仍然是肯定的。然而,上述罗列的一二三则是想指出,现代儿童游戏对传统游戏的超越却是一种近乎无情的超越,它将传统游戏中纯朴但有益于儿童人格发展的具有人文价值的东西也一并超越了。

当然,我们也并非主张儿童游戏应全面恢复到原先的状态,而是想指出,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变化所引带的负面,是一个关系到儿童人格能否健康发展的问题。同时,这种社会的进步以及伴随着进步的负效应在儿童发展问题上

所暴露的矛盾在日益尖锐,这是否意味着新的超越应该在肯定现代儿童游戏正效应的前提下,有意识地振兴传统儿童游戏,使其在现代意义上获得新的生命力,以抵消由现代社会引至儿童游戏从形式到内容的演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还未及针对这一现实提出疗救的药方,而是隐约感到,正在生长着的儿童,其人格的种子万不能在早期正当萌发,其内涵还未充分展开时就遭挫折,以致导致成熟以后的人格缺陷和人格偏异(因为我们知道,儿童心理发展的早期奠基于天性的基础,而天性的展开又依赖于自发的游戏,传统游戏形式所反映的那种初级的活动方式,也许更符合幼稚的心理特征,而正是随着游戏的不断成熟,儿童心理才日渐成熟起来)。因此,我们只是想提请人们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儿童早期还难以辨认的人格基质,究竟是向哪个方向发展,往往要到儿童晚期才能认清,正如只有到了秋天才能理解春天的含义,只有夜晚才能看到晨曦开始的是什么。然而,一旦秋季或夜晚来临,春天和晨曦的希望已逝。人的一生只有一次春天,只有一个晨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通过教育对影响儿童人格发展的不利因素予以补偿,除了开出适当的药方外,还须把握时机。

第三节 社会多元文化与早期教育

多元文化特征已经成为早期教育的重要时代背景,因而在早期教育中关注多元文化教育也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近年来,我国幼儿园也开始注意渗透了多元文化的内容,并且可以预见它在我国早期教育中日益凸显的重要意义。因此,理解社会的多元文化特征对早期教育的影响,提高广大教师对早期多元文化教育的意识,准确把握多元文化教育的内涵是很有必要的。

一、文化的多元共存是社会变迁过程的时代要求

应该说,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的基本生态。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一样,是以多样性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平衡求得共存的。因此,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本体状态,而且是人类生存状态永恒的必然,整个世界正是以多样性有机地联结为一个整体的,走向单一,则走向灭亡。